

2018年的正月十五快到了,冬天即将过去,可北京还是没有下雪的迹象,难道今年是个无雪的冬天吗?那茫茫白雪像厚厚的盔甲把大地万物掩埋的景象,只能出现在梦里吗?49年前那个奇冷的冬天,铺天盖地的大雪,把北大荒雕刻成雪的世界。雪成为冬天寒冷的帮凶,经常在梦里出现。对雪刻骨的铭记,却渐渐地变成了对雪的盼望和记忆。

1969年的冬天,天气异常的寒冷。这一年是个大涝年,洮儿河水破堤,下游的边昭公社遭受了严重的水灾,民房被淹,村子周边一片汪洋,上冻后变成了大冰场,寸草不生,集体户的这些知青们不得不考虑明年的柴火问题。

听村民讲,离村子七八十里远的长岭县姜家店那边柴草较好。于是队里派了两驾马车装上行李、一袋子玉米面和搂草用的大耙犁向姜家店出发了。刚下过大雪,雪足有半尺多厚,早起出发,直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才到了姜家店。说叫姜家店,其实这离姜家店镇至少还有十四五里路。土坨子较多,地貌高低起伏,雪没过昭那边下的大,但是白茫茫的一片。远远望去,在土堆的不远处有个破房子,走近一看,房顶、四壁完整,没窗户和门,进屋有个破灶台——是座瓜窝棚。大伙决定就在此安营扎寨,有的去砍柴,有的去找水。不知是谁喊:“这有口井!”我们跑过去一看,真是一口井。小哥儿几个这下乐坏了,只要有水我们就能在这待下去。这口井还真深,两根行李绳接在一起拴上小水桶,十分费力地打上小半桶水,水没多少,杂草、树叶倒不少,不一会儿就冻成了大冰块。我们把砍来的树枝架起来,用干草点上火,放上铁锅,大家围在一起边烤火取暖,边把水中杂质捞出,过滤出清水,每人灌满一缸子,大口大口喝起来,真的太渴了。

窝棚里的锅台整整大出铁锅一大圈,苏文找来几根粗树枝搭在锅台上,把锅架上去点着火,玉米面和上水,摊在铁锅里烙起了饼,哥儿几个手抓着半生不熟还沾着杂草的饼就往嘴里塞。没吃几口,“噗”的一声,整个铁锅掉到了灶膛里,着实把哥儿几个吓了一大跳,原来架在锅底的树枝被烧断了。只得从头垒灶台。窗户和门还得堵,不然夜里人会被冻死的。我们在窝棚周围找来一些破土坯、大土疙瘩和些干草连抹带堵,尽管还是透风,窗户总算是堵上了。门没有怎么办?我急中生智把毯子用木枝插在门框上,有风时,再用大土块压上。

我们轮流当炊事员,其他人每天托着沉重的大耙犁一干就是一天。饿了吃口大饼子,渴了就抓把雪吃。最难忍的是手和脚,手套和棉鞋是从北京带来的,刨粪、刨冻土、干农活基本破损得差不多了,大家手脚都有多处冻疮,我的脚后跟冻裂后,后跟筋都快露出来了,腰弯大点就疼得不行。耳朵都冻得又红又肿,疼痒难忍,只能硬挺着。

经过6天的辛勤劳动,一座座草垛像古堡似的布满了附近的沟沟壑壑。按预定时间,村里派车接我们来了,大家打好了行李心情格外激动,不知是谁一脚把全好的窗户踹开。草装了满满两辆车,行李和耙犁等实在装不下了,人还得留下三个。姚新民、苏文和我主动要求留下等车。天渐渐黑了下来,接我们的大车来不了了,只得在这再过一夜了。我们把行李摆在窗



寒冷的记忆

□樊胜利

台上挡风,砍了一些树杈烧成炭,放在脸盆里,苏文的棉胶鞋和鞋垫放在火盆边上烤。三个人紧紧挨在一起,戴着不怎么御寒的绒帽,钻进了冰冷的被窝里,寒风不停地吹,吹透了被子,还要往骨头里钻似的。不一会儿,三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白霜,鼻孔和嘴角处都凝结了冰碴,三个人谁也不认识谁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我们进入了梦乡。突然,一阵嘈杂声将我们惊醒,刺眼的手电筒光晃得人睁不开眼,扬叉、镐头的撞击声吓得人心惊肉跳,到底是做梦还是遇上了土匪?惊恐的同时,只见一把扬叉朝火盆飞来,“着了着了!”苏文的棉胶鞋和鞋垫被挑飞了,被人踩了几脚后火才被踩灭。惊魂未定,一个操着浓浓山东口音的人问:“你们是哪的?”我们异口同声:“北京知青。”“到这干什么?”“接羊草烧柴用。”“噢,倒好像是坏人。”“我们是军马场的,全国统一行动零点查夜。”“有人说你们住这好几天了,行动挺可疑。”随后,“纠察队员”们在屋后踱了几步,找不到什么破绽,再瞧瞧我们三人的寒酸样。其中一个带头说:“我们走吧。”随后,他们走出窝棚,骑上马,“哒哒哒”地扬长而去。经这么一折腾,谁也睡不着了,基本是半迷糊半清醒地一直熬到了天亮。

在农村看钟点就是看日头,一年四季是日头一露白出工,日头一落山收工。太阳已升得老高,估计到晌午了,大车怎么还没来,弄不好又得在这熬上一夜?哥儿仨心里打起鼓来。我说:“不行,傻等不是办法,不然我先回去,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”姚新民是集体户户长,大小事基本是他说了算。他沉思了一会儿说:“那就辛苦你了,记着要按来时的路线走,千万别走丢,如能碰到接我们的车最好,一块跟车回来。”苏文递给我一把镰刀,说:“遇到狼的话,可当武器。”姚新民从大锅里拿出一个玉米饼子塞给我,说:“饿时吃。”我拿了根草绳系在腰上,镰刀往上一别,玉米饼插进半敞的棉袄里。说是棉袄,其实扣子早掉没了,平时就用草绳系着,背心、秋衣也已穿烂了。

说来也怪,中午还晴着,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。凭着来时的记忆,前站大致是在西北方向,只要顶着西北风走大方向就不会错。另外,还可以按车轱辘留下的印迹往前走。可没走多远,大车压过的印迹越来越

看不清,风越刮越大,车辙印干脆就找不到了。顶风走已是惟一选择,大风呼啸着、夹着雪花打在脸上,钻进半敞口的棉袄里,粘在身上,真是冰冷刺骨。我踏着快没膝盖的雪,每走几步都要歇一下、喘口气,就这样不知走了多远。心里一直默念着,只要顶风走就不会错!感到有些饿了,顺手从怀里掏出玉米饼咬两口,再抓把雪塞到嘴里,狼吞虎咽地吃下去。就这样我一直坚持着往前走,嘴里一直默念着:“下定决心、不怕牺牲、排除万难、争取胜利!”天渐渐暗了下来,前方一片灰白,看不见任何参照物,只是凭着感觉和信义无反顾地往前走。我心里明白,绝对不能停下来,如停下来,必被冻死无疑。天完全黑下来了,我迈着那沉重的双脚,十分费力,一直不停地往前走。

我顶着凛冽西北风艰难地向前走。这时大风仍在呼啸,我把镰刀紧紧攥在手里为自己壮胆。也不知走了多久,忽然,前方好像有一堵墙,用手摸的确是墙,顺着墙走了一圈,旁边还有几个被白雪覆盖着的坟头。噢!想起来了,这儿原来是个牛圈,我放牛、放羊时来过这儿,这里是废弃多年的破牛圈,按牛圈和坟头的方位,当时我所在位置已到了前站村东北方向大约四五里的地方,于是我调头又朝西南方向走去。终于见到了呼闪着的煤油灯光,我大步流星地向村里跑去,到家已是半夜11点多了。我才知道,由于通往姜家店方向的路积雪太厚,马车过不去。第二天,队里选了最好的车把式,挑一驾最棒的马车,避开积雪厚的近路,绕地势较高的七撮公社走远路将姚新民、苏文他们俩接了回来。

可我回到村里,什么也吃不下,躺在炕上发了3天高烧。高烧刚退就和姚新民、苏文等几个知青一起登上了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火车。那时,中共九大刚刚结束,阶级斗争的口号叫得震天响,全国都在备战备荒,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艰苦的农村锻炼成长。

时间过去快50年了,那北大荒极其寒冷的冬天,一直贮存在脑海。这段故事只是我们插队生活中的一一个片段,却至今难忘。虽然那时生活十分艰苦,人却乐观向上,对前途充满了信心。这些难得的经历,无疑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。

霞光在树梢上升起,像新鲜又好看的绸缎,水汽从地下冒出来,制造着好闻的气息——这是一片银塔结构的森林,和自然界的森林一样。到处湿漉漉的,草尖上挂满了露珠,被鞋子踢落。30多年前,他做了工厂里的安全员。从那一刻起,他开始一个人在白天游走、在深夜巡逻的漫长生涯。

安全员的一天,是用脚步丈量的一天,岁月在增,四季在轮回,鞋子磨穿了一双又一双,而厂区的路面依然坚硬。那些路被他的鞋子磨得又光又亮,在深黑的夜里听得懂他的心事。

空气凛冽,风呜呜作响。巡检,防火,一双鹰隼的眼,及时发现隐患,他给每一道装置都取了名字,作下标记,刻入脑海。美丽的编号从零开始,抵达未知与无限。

那时候他还小,刚刚从父亲手里接过安全员的接力棒,头一天,父亲带着他逛遍了整个厂区,手把手地传授技艺,眼力和心力。父亲表情严肃,平时脾气很火爆,像山一样沉默寡言,但那一天却滔滔不绝地对他说了那么多,那么多。成千上万的话语在父亲严肃的表情里融化。

开始,他认真地听着父亲的唠叨,甚至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兴奋——他为一个即将到来的事而兴奋:从这一刻起,他长大了,成了一名骄傲的石化工人。他原本在一个山村的林子里出生,在林子里长大,对山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,然而,当一座工厂的安危属于他一个人时,沉重感爬上了心头。整整一天结束了,夕阳收工,上班的工友仍然忙碌穿梭,塔林披上了庄重的夜色,他开始了夜间巡逻。

多少年过去,他已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子,他的本领过人,在月光下可以发现一颗松动的螺丝钉。长年的劳作让他体魄强健,他一顿饭吃得下10张麦子面的煎饼,喝3碗野菜粉丝糊拉汤,再吃半盆猪下货和一碗辣椒酱。时常,他正吃着饭,忽然听到异常的响声,他抓起3只大包子就朝装置区跑去。

他能用眼睛看出塔林的微小变化,耳朵能分辨出风声、鸟声和锯声,他能从百里之外闻到山火的气味。

时常,他用一只手转动石磨像转动岁月的唱片,更多的路面被他的鞋子磨亮。

后来,他搬进了一座山上屋,那里安静得可以听到风吹树叶的响声和泉水流淌的声音;伸岀缺乏钙质的手掌,摸一摸树身上的疤痕和泪痕,抱住一棵最粗壮的树,贴上滚烫的脸颊,听一听树的心脏在怎样怦怦地跳动,感受着岁月的沧桑、年轮的滚动和青草的呼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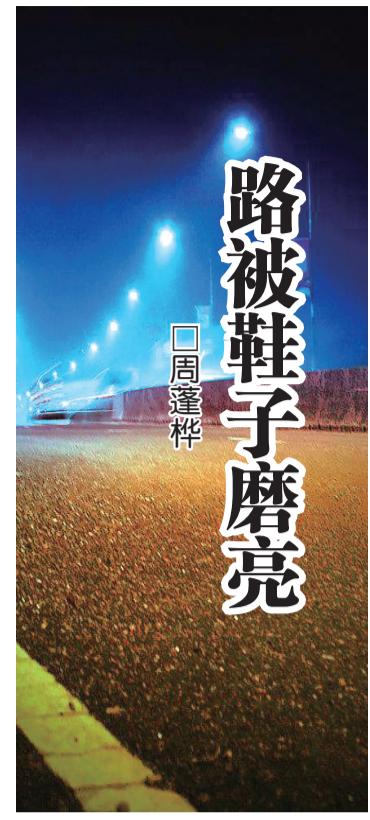
深夜,他举着灯盏,沿着石磨亮的路面,一棵树一棵树地寻找,每一棵银塔树都在讲述一个长长的故事;每一棵银塔树的身上,都隐藏着一个神秘的洞穴。

他太知道一个安全员的孤独与寂寞,一个人守着装置,一待就是一生。

秋天,山上的野果挂满枝头,怎么都吃不完,山上不知名的花朵和植物美到了极致,它们在风中张开嘴巴,似乎想说什么,它把脸贴上去聆听,聆听,听了半天才知道它们都不能发出声音。它们永远说不出人的语言。那一年,他对5岁的儿子说:儿子,你知道一个人在深夜转悠,需要和另一个人说话,拉拉家常。在黄昏,在泉边,在每一株寂寞的山楂树下。树寂寞了还会开花结果,鸟寂寞了会在枝头歌唱,人寂寞了却只能默默忍受。

那时候,儿子还太小,只知道快乐地玩耍,即便玩耍时不小心被石块绊倒,磕破了额头,也只是哇哇地哭几声,然后又继续快乐地玩耍。白天他手持弹弓追赶麻雀,夜晚他怀抱木枪含笑睡眠。儿子,你快乐地朝前跑去,还不懂得一生的含义。一生就是一辈子,而人,只活一个一生。

在这幢孤独的屋子里,凝聚着几代石油人的魂魄和气息,它们穿越时空,化作了山的影子和树的形象,给他的肉体注入能量,在无数风雨交加的天气,护佑设备歌唱、装置平安。



路被鞋子磨亮

□周蓬桦

一 写给大庆新铁人李新民

当我拿起笔
就会想到旷野上高耸的钻塔
昂首挺立 坚强而且刚直
从来都不惧怕荒芜 孤独 寂寞
甚至严寒和风暴
就会想到石油——
聚焦了十三亿国人的期盼
闪烁着高贵的色泽
从四面八方朝着我们
源源不断地涌来
这黑褐色的 液体的金子
这流动的太阳
这照亮黑暗的光芒
这慰藉寒冷的温暖
这让人民安居乐业奔向小康的烟火
这助推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想

二

目光 越过天空的高度
思想生出飞翔的翅膀 掠过云端
牵挂着祖国的方向
李新民站在海外的井场上
他的目光 流溢着忠诚和奉献
那是铁人老队长殷切的嘱托和期望
——一定要把井打到国外去
那是李新民笃定的人生追求

三 宁肯历尽千难万险 也要为祖国献石油

那是百万石油人倾力奋斗的共同
心愿

当大地不再贫瘠
会用丰收 慰劳辛勤的人民
当母亲不再贫血 她面色红润
肌体丰腴 四肢强健
会用富强 会用发展 会用繁荣
荫护她的子孙 幸福美好

在每一座钻塔的顶端
在每一个石油人的心中
都有一面鲜艳的红旗 高高飘扬
那就是寄托和方向

李新民仰望着钻塔

他的目光 真诚而且明亮

三

钻塔 用于钻井
汲取大地深处的石油
要钻透三千米的土壤和岩石
钻头要经历 怎样的黑暗

李新民的目光 在岩石的深处
摸索 延伸 探察 校准
依靠功夫 经验 技术和智慧
甚至 在三千多米的地下
水平地穿越 就如

绣花的女子 飞针舞线

穿越一个又一个季节
穿越一片又一片荒原
穿越一道又一道国界
在非洲荒漠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
冒着酷热 风沙 枪弹和炮火

四 对石油的热爱 早已融入血液 让周身生长出钢铁

他双手似铁 臂膀似铁

脊梁似铁

他 精神如钢

信念如钢 千劲如钢

五 大庆新铁人 他的目光

迸发着中国力量——

那是开拓的力量 创新的力量

那是追梦的力量 圆梦的力量

这力量 来自于钻塔一样挺直的脊梁

来自于新时期产业工人内心深处

对祖国对民族的大爱

六 有梦想 才会有希望

李新民的目光 质朴而豪迈

站在海外的井场上 他目光明亮

用石油的声音唱响了中国梦

石油序:岁月里有无尽的诗篇

□殷常青

1

时间之碑刻,生活之序曲,
从一滴石油开始传唱,
从百万石油儿女的无端泪涌
开始。

光芒升起,照耀天涯,
道路生烟,用半生的理想爱
世界,
也用一生的奔赴爱生活的源头。

平原上,苍茫还在,向日葵的怒
放也在,
石油的春秋是一座小城的
春秋,

流水宽阔,岁月历历。

2

从此刻望去,大地应有尽有,
一群生动的人,让我们宽怀,
一堆堆荆棘中的火焰,让我们
未虚此行。

互为镜像的石油树,以眺望为
身体,
美成了新气象,一只蝴蝶恋恋
不舍,

大地闪电,石油花开,一只蜜蜂
恋恋不舍。

3

年月无数,不曾接受任何命运,
我们生活过的方向,也是石油
的方向,
先是石头里取火,才是艺术。

因此,所有艺术都是生活在朗诵,
因此,所有艺术都值得致敬,
都是藏着光亮、岩浆、爱和泥泞
的春天。

4

走过了积雪和寒冷,抵达了
此刻,
——石油灼烈的世界,
遇见什么,什么融化。

5

内心打开,春天上路,
我们走在旧道上,也走在新
路上,
往日,也只是此时的往日。

人的一生是没有时间的,
一个人没有时间,
百万石油儿女也不会有时间。
时间是弹簧,爱是压力,
而深爱是一个国家的,
也是想起深爱这个词语的所
有人的。

6

时间不在时钟里,真的不在,
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体里,
比如爱,比如慈悲……

7

其实,一滴石油就是一个人间,
有国家,有民族,有信仰,
我们的爱,爱得从容,爱得不着

痕迹。

我的国家,其实也是你的国家,
如果你爱我,如果你坐在我
身边,

这样的人间将被大多数人记取。